

香港只有一個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——這是我見到黃錦星的感覺。這個「遠方」不是指空間和地理的距離，而是時間和記憶的長度。三十三年前，我們同在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，他是我的mentor。後來我去了英國，他去了加拿大。回香港後，我們有過重逢，也有過失聯。而這次見面是失而復得的重逢。他在網誌上說：一個友人「久未聯繫，發電郵一試尋人記，但多天未見回音，以為失聯失散了。」不過，緣分未盡。七月初我清理舊電郵時，發現上個月有一封來自政府的信件，已在郵箱存了兩周，打開一看，方知他在「尋人」。他發信時仍是環境局局長，我打開信時他已卸任。

黃錦星約我見面的餐館在旗杆屋的旁邊。他記得我十年前寫過一篇關於旗杆屋的建築評論，因此選了這個地方。一件小事可見他的細心。

與一個做過環境局局長的友人敘舊是什麼情景？我的感受是兩個字：環保。他衣着樸素，戴的是可重複使用的環保口罩，手裏拎着一個舊的環保布袋，出行搭乘港鐵。他對自己的身體也很「環保」，身上沒有一塊多餘的脂肪。我們這餐飯沒有酒、沒有肉、沒留下任何「廚餘」。

在餐桌上我們聊了兩個半小時，他是三句

話不離本行，因此「敘舊」的主要話題是他的《香港環境報告》。奇怪的是，我不但不覺得悶，反而聽得津津有味。我對環境局的工作不甚了了，印象最深的是膠袋收費和那個眼大肚子小的吉祥物「大咗鬼」，所以一見面我就拿這兩件事打趣。然而，兩個半小時之後，他讓我大大改變了對香港環保的認識，讓我看到香港的天變藍了，水變清了，空氣污染減少了。這些事，他不是憑嘴說一說，而是當場拿出數據、圖表、航測圖給我看。他那個認真勁就像在立法會回答問題。

前些年，香港的政壇亂象使市民無法關注環保等民生議題。實際上，香港特區政府最近十年在環保方面做了許多實事、好事。黃錦星告訴我，從二〇一四年到二〇二二年，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由峰值六點二噸降至四點五噸，減幅接近三成；受保護的海域面積由四千公頃擴大至六千公頃，增幅約五成；香港第一座自給自足的綠色工業園區T，Park每年能將七十二萬噸污泥轉化為電力，可供四千個住戶使用……他驕傲地說，香港今年誕生了一個「世界第一」：世界上第一輛雙層電動巴士和第一輛雙層氢能巴士在香港上路，為本地公共交通未來實現零排放邁出了可喜的一步。

他還講到香港與大灣區的合作，講到內地

城市在環保方面的進展，例如深圳的單層電動巴士普及化、上海的源頭廢物分類強制措施等等。事實上，內地多個城市的環保政策都走在了亞洲的前列。我既為香港的環保成績高興，也感到了不進則退的壓力。香港沒有自滿的本錢，不可再錯過發展的機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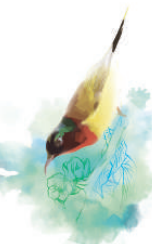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與黃錦星在事務所一起做設計時，我便知道他是「鬼才」，所以「大咗鬼」一出街，我就想到這可能是他的「另類創意」。這次見面時我趁機向他求證。他承認自己是「主謀」。在推出「大咗鬼」之前，同事們有各種各樣的顧慮，擔心市民未必能接受如此另類的吉祥物。最後，他拍板去馬。推出吉祥物後不久，有一次他在酒樓飲茶時，聽到鄰桌的一個小朋友對另一個說：「不要浪費飯餸啊，不要做『大咗鬼』啦！」黃錦星說，那一刻他「好感動」，從中感到了市民對環保政策的支持。

卸任之後他有什麼計劃？我沒有追問，其實也不必問。很明顯，環保已成為他的事業和使命，他一定會繼續做下去。除了《香港環境報告》之外，他還送我一本關於環保的文集，內有他的一篇文章，題為《地球只有一個》。我請他在書上簽名，黃錦星提筆寫道：「香港只有一個！」



▲年輕時的黃錦星（中）與建築事務所同事在一起。
作者供圖

夏日鳥盡歡



市井萬象

黑天鵝在貴州省貴陽市觀山湖公園飛翔、游弋，悠閒自得。

新華社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回到北京後，一個最大的調整就是作息時間——早起了，卻沒早睡。每天六點鐘起床，七點出門。上班路諳熟在心，卻要每天遵循導航的指引，因為它知道哪條路暢通，哪條路擁堵。特別是車輛尾號限行日，必須趕在七點之前就位，晚上八點以後出來。摸索出一個大致規律：還是老城區相對好走。這樣就有更多機會在長安街、天安門、前門周邊行駛，有機會見到北京十二時辰、特別是一晨一昏的街景。

多年以來，上下班一直走環路，有速度但景觀一成不變。後來，景觀還是不變，速度也沒了。當年也走過一段老城區，琉璃廠和平門一帶，老名校（師大附中）老書店（中國書店）老字號（榮寶齋）也算一景。這次回來後，更多機會鑽老城區，發現很多老胡同老四合院改造過了，市政設施全面升級改造，胡同整潔不再雜亂，老院修舊如舊，主色調是灰色，點綴金黃赭紅，葡萄藤爬滿牆壁，乾淨漂亮，韻味十足。穿行北京老街深巷，偶遇了過去不知的發現：原來新華社北京分社在這裏，原來中央禮品文物管理中心大樓在這裏，原來李大釗曾經工作過的亢慕義齋在這裏……有些是老物所，有些是新建築，有些是舊址新開。每一個偶遇，都在心裏打個招呼「噢，原來你在這裏」。

走在長安街，每天看着天安門，早晨的天安門、傍晚的天安門，不管什麼時候都好看，不管什麼時候一看見就激動。

坐在辦公室，抬眼琉璃紅牆白塔藍天，俯瞰而去，一片灰色屋頂之間，槐花鬱鬱，斜陽夕照。以為這樣的好景致就這幾天，恐怕霧霾天來了

轉角處

就不見了。同事說這樣的好景現在已經是常態了。

今年京城槐花特別旺盛。突然意識到北京城有這麼多國槐，大街胡同四合院到處都是，這時節都在開花，一棵在開，一列在開，一片也在開。一串串淡綠色槐花像麥穗一樣密密麻麻掛在枝頭，與槐樹的墨綠色相映襯，在樹影婆娑的下泛着光。以為自己多年不在京，這般盛夏槐花盛開也是老景了，沒好意思「大驚小怪」。但同事也說今年的槐花格外茂盛。槐花一邊在枝頭開着，一邊噼里啪啦灑落街道，道路鋪成金黃色，大街小巷成了淡香瀰漫的花徑，每天清潔工掃出一車車槐花。傍晚一陣驟雨，打落一地槐花，不忍蹂躪，雨傘也成了花傘。清香淡雅的槐花給高溫暑熱的京城平添幾分恬靜。

趨車前往國家植物園，沒想到這麼龐大壯觀，六百六十公頃堪比四分之一個香港灣仔。炎炎夏日，綠樹蓊鬱，燠熱全消。百年老槐、高大冷杉、蘆叢竹林、曹雪芹故居，半日下來只走了一個角落，意猶未盡。



▲炎炎夏日，綠樹蓊鬱，燠熱全消。
作者供圖

一鑊一頓悟

按下煤氣煮食爐那圓鈕，「噠噠噠噠噠」一疊連聲，是氣體直通噴嘴，打個響亮招呼。魅藍暈着橘光，火焰環形奪出，熊熊烈火，衝往鑊底。那「嫌廚房太熱，可以離開」的腔調，站在爐邊的我豈不領略？還未下油哩，熱力已漸漸輻射，從一隻生鐵鑊開始，向我逼來。而我，算不上駕輕就熟，之所以用多了炒這方法，是因為曾經站在鍾玲教授身邊，由她耳提面授，學會炒青菜。炒的奧妙，有點領略了。

之前，我用過多少隻鑊？什麼性質的鑊？這麼想來，竟爾生了一番頓悟。

廚藝，當然欠奉，曾經試過一次鑊燒得太紅，嘩！「搶火」，火舌跳起，跳得一呎高，嚇得我慌惶後退。驚悸的心理陰影未除，以致許多年不敢起鑊炒菜。鑊，根本不常用，偶爾用之，也不過煎煎鮮魚雪蝦，故此買鑊時便顯得草率，沒有方向，欠缺深思。

百貨公司裏頭陳列了許多平底易潔鑊，只考量尺寸和價錢就買下了，然而沒多久，就發覺不論煎與洗都不容易，所謂易潔，不過在初用時。標榜賣點在順滑，竟像青春一晃眼就消逝了，可憐我還不幡然醒悟，下一隻鑊也是同類型的。甚至買過外國品牌奶白色為底的，一見色澤柔和，也不假思索，渾忘了「格物致知」這大道理。鑊，浸於汪汪食油，兜以稠稠芡汁，怎可能保持淨白？

差點就可以用重蹈覆轍來形容這消費習慣，不只後知後覺，簡直是不知不覺境界混沌，咦，怎麼不改用其他呢？唉，別怪自己了，心為形役，體力不勝，哪有功夫研究鑊裏乾坤？

如今回憶買鑊情景，才想到事情不是這麼簡單，其中涉及許多因素。個人而言，我中學時化學成績不錯，猶記得鐵（Fe，化學符號，來自拉丁名ferrum）特質是硬度



HK人與事
黃秀蓮

高，傳熱快，這特質善用即便成為鑊的材料。從前大牌檔炒菜炒得活色生香，不就是因為一口大大生鐵鑊在火舌焚燒嗎？哎，易潔鑊那層薄薄貼膜根本不能接受高溫，既然不耐火，偏向火中熬？至於純粹不鏽鋼鑊，乃至不

鏽鋼懸浮鑊等，堅耐用，不過感熱慢。生鐵如飛躍羚羊，不鏽鋼似牛仔跑步。何況，供應那方面唯利是圖，總之品牌輝煌，賣相不錯，推銷有道，就能賺錢，哪會處處體貼爐邊廚子？

消費是自由的，沒有人強搶腰包裹的銀兩，信用卡是顧客自動奉上的。不過，消費者也不完全自由，供應什麼，就只好買什麼。

噢，我這不高明的廚子，疲倦的在職婦女，在家品部燈光、冷氣、空間、擺設氛圍下，一而再陷網中而懵然不察。而鑊，一隻比一隻貴，竟接近四位數字。

好了，終於不負當年所學，以化學科高材生姿態，在工展會攤位買了某品牌生鐵鑊了。中式鑊弧度理想，鑊鏟翻來兜去，圓順無礙，高溫下揮灑自如，得心應手呢。不過，鑊很重，難為了雙臂，又落入兩難局面了……幼時情景浮上心間，炒菜一流的順德師奶用的那隻鑊，啊，不易買到了。廉價東西，大公司不屑青睞，家品店懶得上架，那麼，要去上海街尋尋覓覓了。那天，滂沱大雨，好不狼狽才抱着鑊上車，然後用肥豬肉、韭菜開鑊，豬油濃香滿溢，鑊面烏光油亮。

這隻鑊，其貌不揚，九十元，好用耐用。至若鑊氣，以生鐵鑊為起點，從童年回憶出發，大牌檔後鑊師傅與順德師奶的手勢匯為示範。一把青菜，在火光裏煉，在鑊鏟下轉，鑊氣修成，乃瀟灑小廚，洋溢碟上，留香齒頰，快意肝腸。

一隻鑊，還提醒了，精明消費嘛，我何曾是呢？



人生在線
顏巧霞

外婆家在的村莊四面環水，盛夏清涼。每逢暑假，我們便去那小村莊安營紮寨。外公外婆都還健壯着，他們有一條木船，我們未去的時候，船在岸上休憩，外公給它塗上黃澄澄的桐油，放在太陽下暴曬，我們抵達便是木船下水的日子。

屋後是遼闊的外河，水裏植成片的荷。外婆搖着小木船載着我們穿過厚石砌成的閘口向外河駛去，我們坐在船頭上，把腳放在水裏，讓水溫柔地撫過肌膚，抬頭四望，滿河碧翠，粉紅菡萏點綴其間，禁不住朗誦起從書本上學來的詩歌「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」。外婆聽了，笑爬滿整張臉。

一路上無數的荷朝我們頻頻顧盼

外婆的荷

着，荷們一律身姿亭亭，葉子的綠新鮮得要滴落到水裏去，花兒或是嬌羞地打着朵兒或是妖嬈盛開，明媚美艷，還有一個個蓮蓬像結實的少年等着我們去播。我們心癢難耐，大呼小叫着要去採，外婆卻不肯停船，行了好一段水路後，她才駐了船，讓我們自由採摘蓮蓬、荷花、荷葉。外婆穿起防水衣下到河裏給我們取了藕，此時的藕有名目，水鄉人稱「花香藕」，花香藕甜津津、脆生生口感堪比雪梨，只有來了貴客才會招待花香藕。

我們咯吱咯吱地嚼着藕，問外婆，滿河的荷，為什麼不能隨便採摘？原來，河被水鄉人家分段承包來種植荷，別人家的荷當然不能採。荷就是水鄉人家的口糧，立秋過後荷長成藕，從泥土裏取出來去街市上賣掉，得了錢換回柴米油鹽等一應日常所需。外婆語重心長地說，雖然外河遼闊，並沒有人會看着

自家的河段，但是人是要像藕一樣潔白無瑕。

一年又一年的暑假，光陰荏苒，我們漸長，外婆卻日漸老去，她不能再划着船載我們去外河，在門前的小河裏，她特地種了幾許荷。逢暑假便捎信讓我們去採荷。我們去的時候，她便歡天喜地站在岸上，看着我們划拉着小船，在幾許荷中間游來蕩去。她臉上的笑像水面的漣漪一波一波蕩漾開來。

我們終於如荷般亭亭玉立時，外婆老得走不動了，她還種荷，種在一個大大的水缸裏，等候我們去。看到水缸裏的荷，分外感慨，外婆這樣一刻不停歇地為我們種荷，荷裏藏着她對我們的愛，再細看那荷心上又湧起另外的滋味，外婆是不是用她一生的睿智在告訴我們，一株荷，處處可以安，不論河、湖、塘、還是一個局促的缸，都能活得亭亭玉立，優雅從容。